



## 冬日时光

□宋殿儒

我总以为,寒冷的冬季才是最令人沉醉的时光。

冬天很冷,但太阳很暖。冬天花儿很少,但景色依然别致迷人。冬天里人们常常被冻得缩手缩脚,但这时人们的思维往往异常活跃……

在我的记忆里,最有趣的是靠着土墙晒太阳。老家的村子像个逗号窝在太阳正好能照到的山沟里。寒冬来临,村子常常会被皑皑白雪覆盖着,太阳出来的时候,周围的山峦在阳光下熠熠闪光。山上的树,地上的石,路上的人,就连天上飞翔的鸟儿都几乎是白的,整个的白晃晃一个静谧的世界。

这时候,乡亲们都会来到一个避风的太阳地儿,靠着土墙吃饭、闲聊、捉虱子、说笑话……一村人的和谐温暖,能让人的心牢牢地沉醉在浓浓的乡情中。冬天里,尽管我们的老棉袄和旧棉鞋挡不住寒风的侵袭,手脚会被冻伤,但心里总是暖洋洋的。

冬天里还有很多乐趣。下雪的时候,往往是山村里孩子们最欢乐的时候。那时候没有电视,没有大戏,没有现代的游戏机等娱乐品,孩子们在下雪天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滑雪橇、追兔子、追山鸡,甚至到窑洞中捉麻雀,到河边破冰捉小鱼……

我们在追野味、堆雪人时会冻烂手脚,可是我们的童年生活妙趣横生、令人难忘。那时候,我们心中没有冬日,没有寒冷,假若有人问什么时候的太阳最温暖,我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:冬天的太阳最温暖。

大自然孕育着一种哲理,没有寒冷就没有温暖,没有苦难就没有幸福。没经过苦难的人,很难深切体会到幸福和成功。

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都会遇到挫折和苦难,这就是人生的冬天,它会让我们头脑清醒,变得更加坚强。

敢于面对严冬的人一定能跨过苦难的沟壑,迎来春日的暖阳。

## 书香春节

□胥琰

过一个读书写字的书香春节,挺好。年年春节我都是这样过的,今年的愿望尤其强烈、明晰。

学校的差事随着学生的离校,已经告一段落。整理一下书房,选择好要阅读的图书:计有一部长篇小说,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;一本人物传记,张清平撰写的《林徽因》;一本郑板桥的诗文集,并排摆放在明窗前、净几上。这就是本人春节的书香大餐。

字也是要写的。年年给老家写春联,都是到了年三十才匆忙完成,今年要写得从容,写出水平,写出好心情。

买了十几斤牛腱肉,腌制好了,在电磁炉上慢炖。其间可以放心地泡一壶好茶,一边小杯慢饮,一边摊开《百年孤独》品读。马尔克斯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作家,曾获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,对后世作家,包括中国作家莫言、阎连科等影响巨大。

《林徽因》的作者张清平,是我10年前在郑州打工时认识的一位大姐,当时她是单亲妈妈,女儿已经上高中住校,她以一位女性的执着与坚韧,不显山不露水地收集了大量关于林徽因的资料,默默地撰写这位20世纪伟大女性的传记。

夜晚,在温馨的台灯下,我欣赏到了插页上豆蔻花开、“民国范儿”的宛若天仙的林徽因,读到了写出《你

是人间四月天》等优美诗歌的林徽因,领略到了林徽因与梁思成、徐志摩、金岳霖、沈从文等大师多姿多彩的情感经历。合上书,熄了灯,半睡半醒入梦前的意识里,也溢动着“人间四月天”的花香……

不可回避,春节杂事多,乐事也多。扫屋洗被,卫生要做;烹炸煎炒,美食要享;迎来送往,礼数要尽。但是,书不可不读。有了相对集中的时间,可以接着读鸿篇巨制;晚上睡觉前,可以读轻松愉快的人物传记;在等待客人的空闲时间,甚至在电视广告时间里,也可读一些简短的诗文。

郑板桥的诗文集,我特意放在客厅沙发的扶手上,稍有空闲就翻看几页。读了他的文字,我一时感触良多,想起了自己近年来学画兰竹的爱好,有了灵感,就匆忙在书页上写下了一首诗:“描兰绘竹效板桥,雅趣闲情寄意高。解识双清足娱我,幽香阵阵韵潇潇。”读书引发了诗兴,也算是春节一得,岂不乐哉!

过一个书香春节,就好比昭阳殿里君臣同乐的御宴,配上了《霓裳羽衣曲》的歌舞;就好比李白宴桃花源的雅集,配上了《春江花月夜》的琴曲;还好比《红楼梦》里中秋时节一家人赏月的欢聚,配上了悠扬的长笛。这足可以使我们的春节锦上添花,何乐而不为呢?

## 能饮一杯无

□梁书华

闲来约友人小坐,喜滋滋地整了几个小菜,静待客来。友人善饮,知我藏酒,于是隔三差五地过来蹭酒。我摆好杯盘,逐个斟满,酒香便弥漫了整个小屋,未饮我便醉了。友却迟迟未到,电话几番催促,仍是不见。

窗外的雪纷纷扬扬地飘着,轻盈地敲打着窗棂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在轻语。远处,天地皆白,对面的几株塔松默默地静立着,很坦然地接受雪的抚摸。我知道雪此时的心情是惬意的,如果它有灵魂的话,肯定会笑出声来。

酒香仍在,袅袅地沁入心扉。我忽然想起白少傅的那首诗来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

少傅以恬淡的心境饮酒,而太白对酒却是恣意的,在他的诗篇里,酒成了永恒的主题。李白斗酒诗百篇,无论山川日月,也无论花鸟虫鱼,只要可以,他便融入酒中,而后化作气势磅礴的壮丽诗篇,让人叹为观止。

酒,给诗人的是灵气,给英雄的却是满怀豪情。

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?对于驰骋疆场的英雄来说,笑谈渴饮乃寻常之事,此时葡萄美酒或许已是刀头饮血了。

但那是无所谓的,快意恩仇成就侠肝义胆,沙场征战谁也无法保证全身而退,更何况,军人原本就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己任的。生死已置之度外,若能临

行得一快饮,当是大妙。想那时,每有壮士出征,势必以酒壮行,三碗饮罢,掷空缶于石上,而后翻身上马扬尘而去,何等豪迈!

《水浒传》中,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得好,悲怆中透着无限凄凉。想那雪地中教头一步一叹且行且饮,天与地浑然一体,那酒,成了这幅苍茫的图画中的突兀主题。

事实上,酒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都是在不停地流淌着的,酒是文化载体,酒同时也是一种文化。

在洛阳新区博物馆里,我看到了那些造型精美的酒器。从上古的陶制酒樽,到商周的青铜酒器、秦汉的漆制酒觥,再到唐宋的瓷制酒具,酒器的更迭演绎着酒的演变,也折射出历史的波澜。

有一个传说,出自清代才子李调元的记载,说海南有一种猿猴十分聪明,它们以稻米为主料,以百花为辅料,酿出一种非常辛辣的乳酒。那酒香浓味醇,是极其难得的珍品。

当然,传说自是不可考的,但我们的祖先还没有从树上下来时,就已经开始和酒这东西打交道了。九日山僧院,东篱菊也黄,俗人多泛酒,谁解助茶香。酒,成了时代的烙印,也成了寻常百姓的最爱。

但使主人能醉客,不知何处是他乡。窗外的雪仍在不紧不慢地飘着。等客不至,我只好举杯与雪对饮。